



盧彥瑋

失物招領：phàng 見的簿仔紙—— phàng 見的愛

得獎感言

Tō put tông, put siong uī biô!

藏佇心內的底，總有一工會暴穎。

上感恩的，是感謝各位評判會當恰意我的這篇小說。

另外我欲感謝共我烝入台語世界的華月珍老師，有伊的牽成，我才
會當佇台語這條路上順利仔順利。

閣來，是感謝江文瑜教授，感謝伊佇課堂叫我寫台文作品，毋但予
我懸分閣予我有機會共宿題修改後挈來參加比賽並且得等。

最後感謝任承英老師，伊除了提供我這篇作品的建議，閣佇其他的
台語領域共我提拔！



失物招領：phàng 見的簿仔紙—— phàng 見的愛

一、簿仔紙：

七月時的下晡，圖書館失物招領中心的塗跤滿是侵門踏戶的日頭光，好親像是一个燒燙燙的平鼎仔。椅仔頂的施沐聿（Si Bók-út）予這支鼎爇甲，汗水佇siat-tauh的額領漸漸tò--開，親像一蕊大大蕊的、猶未焦的水墨花。

伊是遮的志工，逐禮拜三攞會來整理別人拍毋見的物件，共人迷途的記憶整理好勢，等待恰主人重逢。今仔日嶄然仔翕熱，冷氣敢若忽然歹去，干焦有電風踎遐絞啊絞，夏天的氣味煞吹袂散。伊沓沓仔掙開上頭層的屨仔，金屬的屨仔發出鑿耳的聲音，好親像咧講出某乜一種予人放袂記的祕密。

這本退色的、厚重的紺色簿仔紙，親像是對某乜人的心底落出來的過去。冊皮干焦有一逝用手寫的字：「有一寡仔愛情，無屬於任何人。」筆跡是堅定的瘦金體，一劃一劃敢若藏著一種真歹講出喙的傷悲。

伊勒一下仔目眉，掀開頭頁。「7月14號，我佇圖書館完成我的作品〈你行過的路我攞夢過〉了後，我行佇清幽的椰林大道，煞佇榕仔跤拄搪著古錐的伊，伊講話的聲若像玻璃斫輕輕仔相砣彼種，清亮迷人，會予人想欲勻聊仔聽伊共話講予煞。」沐聿懷疑一觸仔久，毋過好奇心已經伸入伊手內的神經，予伊想欲繼續掀--落去。

簿仔紙內底的筆跡誠幼秀，親像刺繡，一頁一頁攞記錄一段予人感覺有淡薄仔熟似煞閣頗略仔生份的情感。故事的細膩，幼甲親像喘氣，記載對

拄搪到心動的每一個瞬間，簿仔紙內底砢砢出現的名字是「鄭念枝（Tēnn Liām-tsi）」。啊若施沐聿，這時陣伊干焦有一種真奇異的預感：這本簿仔紙，會改變家己未來的人生。

二、拄搪：

彼工，日頭光親像一枝利劍劍的鉸刀，共臺大的校園鉸做光佻影相交插的鬥圖。椰林大道邊仔的榕仔跤，鞋帶是一個陷阱，等待某乜一個無張持的跤步。

鄭念枝跋佇塗跤，頭毛黏著汗水，親像一幅予人phàng見的水彩畫。伊的正跤予鞋帶纏牢咧，仙躑都躑袂開。日花仔掖落來，佇念枝的面模仔投射出古錐的光影。這時陣，施沐聿拄好經過，伊的跤步小可仔躊躇，宛然有一個力量咧共伊揀去共念枝鬥相共。

「你敢需要我鬥相共？」沐聿的聲音誠溫柔，予人一種若有若無的熟似感。

念枝恬恬仔頓頭看沐聿，目尾含一絲仔委屈的紅，親像咧欲當開的玫瑰。沐聿跣落去，溫柔的手誠猛掠，一觸久仔就共鞋帶啟予開，每一個動作攏好親像咧重複某一個早就已經存在的記持。彼一時，時間規個堅凍起來，四箍圍仔的景緻霧做一片粉紅。

「多謝～」念枝誠閉思，毋過嘛是共感恩講出喙。當當伊講出這兩字的時，沐聿的腦海中雄雄浮現簿仔紙頂懸的一逝字：「伊講話的聲若像玻璃杆輕輕仔相砢彼種，清亮迷人，會予人想欲勻聊仔聽伊共話講予煞。」這句話竟然遮爾仔符合伊眼前這個查某囡仔的聲音，而且沐聿看一下仔手機，今仔

是這埗是7月14號。一種奇妙的感覺佇心肝穎仔發酵，好親像個的相遇早就予人預演過不止仔濟改。

「我叫鄭念枝，是文學社的學妹」念枝主動紹介家己。

施沐聿峇微仔笑，感受著一種毋知欲按怎形容的「錯位感」。伊感覺無的確這毋但是一改tshàu-tú-khám的拄搪，更加像一個早就已經予人編排好勢的劇本。簿仔紙彷彿咧共沐聿講：故事自現此時咖哩嚟囉！

三、螻的：

念枝的世界，從來就無欠缺色彩恰溫度。伊有兩個褲帶結相連的姊妹仔伴：賀芷棠（Hō Tsi-tông）恰顧瑤溯（Kòo Iâu-sòo）。三人之間，若一幅猶未完成的油畫，每一筆攏充滿深意。

賀芷棠是一個誠活潑的查某囡仔，伊的笑聲會當迴過教室中上苦悶的角勢。對感情，雖罔伊毋捌交過男朋友，毋過無的確是聽過傷濟人經歷的愛情悲劇，所擺伊一向對愛情的態度攏是誠殘酷的現實主義，伊定定共「戀愛就是一場美麗的騙局」、「人攏是佇輸過一擺了後才真正清醒。」等等的話掛佇喙邊。

顧瑤溯較無仝，伊是一個真恬靜的人，毋過心機誠重的性格煞藏佇伊彼雙會講話的目矙當中。伊的笑容總是紮一種怪奇的譬相，像一枝長長的手術刀，會當足簡單劃開別人心中上脆弱的部份。伊捷講：「傷過投入的愛情，會予人不知不覺跪咧去愛，失去所有的尊嚴。」

個三个攏無交過男朋友的好朋友真捷會互相討論個對愛情的看法，念枝予芷棠佮瑤溯挾佇中央，像一片軟軟的樹葉，予兩種冷酷的風吹啊吹。伊總是用笑容來回應兩位朋友的想法，不而過佇伊笑容的背後，煞藏著一段無人知影的情感祕密。

彼是一段延續七年的單戀，自國校仔到高中，伊恬恬仔佮意一个查埔囡仔，毋過念枝攏毋捌對伊表達過心意。一直到高中三年仔，彼个查埔囡仔終其尾心肝掠坦橫向伊告白。予人感覺意外的是，面對期待真久的告白，念枝煞本能性的退後。「我毋敢捏這段感情。」八个簡單的字，像一堵無形的壁，將所有可能的未來隔開。念枝猶清楚會記得這個查埔囡仔面模仔頂失望的眼神，彼是一種雄雄化去的光芒，像欲暗仔時的最後一屑仔夕陽，實在不止仔失落。

五年過去，毋過彼段從來都毋捌開始的戀情煞親像一塊猶未原全的底，恬恬靜靜，藏佇念枝的心肝仔頂。芷棠佮瑤溯並毋知影，念枝的心事比伊表面上看起來的閣複雜足濟。

佇這個下晡的日頭光中，三个姊妹仔伴猶原佮平常時siāng款親密。毋過念枝毋知影，命運正聊聊仔為伊刺一領溫暖煞一穿一穿的膨紗衫……。

四、曖昧：

曖昧是一種奇妙的情感狀態，若親像佇薄霧中若有若無的形影。施沐聿佮鄭念枝之間的關係，就拄拄仔好是這種誠歹定義的曖昧。圖書館是個定定會約會的所在，佇空書架頂，施沐聿會特別留下《浮舟記》這本冊，這是念枝捷看嘛看袂siān的一本冊。佇冊頁中間沐聿嘛會藏一張有寫詩句的紙條，表達伊的浪漫。啊若念枝，伊會恁沐聿去文學社的祕密天台，還有老舊的椅桌佮生甲足茂的植物，遮是屬於個兩人的小世界。

有一改的兩來天，沐聿撐雨傘等念枝放學。雨霎仔親像細線按呢落下來，拍佇雨傘面頂發出微微仔節奏。沐聿的正片肩胛頭已經澹漉漉矣，衫絀絀仔貼佇皮膚頂懸，顯現出一種脆弱的外形。「你的雨傘撐歪矣。」念枝問。「無啦，只是風烏白搨。」沐聿一面念枝應，一面對古錐的念枝微微仔笑，佇這時陣，念枝看出沐聿曖昧的眼神。伊忽然知影，沐聿毋但是彼種會用言語表達恰意的人，伊閣會用行動來表達伊的愛意。「你袂直接講你恰意我，毋過按呢總是會予我感覺你恰意我。」沐聿用深情的眼神共念枝看並且講：「你敢想欲我恰意你？」念枝隨共頭越去另外一片，因為伊無想欲予沐聿看著家己歹勢甲紅絳絳的面。毋過越過頭的念枝並無共沐聿回應。奇怪的是，簿仔紙頂懸後壁幾頁就真正記載以上遮的情境。敢若有人早就已經預知並且記錄個兩人的每一個瞬間，個兩人的話恰動作攏親像予人預先安排的款。

佇遐的曖昧的日子當中，個互相試探，像兩個跳探戈的舞者。相倚，閣退倒轉去；閣再相倚，又閣退倒轉去。每一改的接近攏像一擺細膩仔細膩的相噉，每一擺的退開煞攏親像一改無明顯的拒絕。命運好親像咧暗中安排，等待一個最後的啟示。啊若沐聿恰念枝，不過是這個故事當中上無知的棋子。

五、拒絕：

沐聿頭一改共念枝告白，是佇運動會的時陣。個坐踎體育館外口的草埔，遠遠的所在有教練咧歎聲仔的聲，夕陽共運動埕染甲親像脆弱的卵仁。伊恬恬仔看念枝的邊仔面，然後講：「咱按呢偌久矣？咱……敢會當……毋但是朋友？」鄭念枝淡薄仔愣去，手指頭仔輕輕仔捏草仔，風嘛輕輕仔吹過伊芳芳的頭毛，伊無共施沐聿看，干焦講一句：「咱應該……猶未真正互相熟似……。」彼一時，念枝的聲音比風閣較輕，煞比風閣較冷，冷冰冰的言

語配一杯芳貢貢的頭毛芳，成做一頓鹹篤篤的譬相。施沐聿頤一下仔頭，慧慧仔笑，隨緊共頭越去看已經落山的夕陽，念枝並無看著沐聿目屎含目墘的眼神中，浮著啥款的寂寞。沐聿無閤講啥，煞繼續恬恬仔守佇念枝的身軀邊。像一欖tshāi佇崎壁邊的苦棟仔，明明都知影邊仔是萬丈深坑，煞猶原願意生出規年的綠意予念枝看。

第二改，是伊將家己寫的詩攬入去念枝厝仔內的冊本中。彼首詩號做〈若是你嘛拄好想起我〉，每一句攬親像是沐聿共伊家己所有的心意攬擲予念枝看。毋過伊並無寫名，干焦佇詩歌的最後一逝寫：「你知影是我。」念枝有看著這首詩，毋過煞佯做無發現。伊無向沐聿提起這層代誌，沐聿嘛無追問。簿仔紙佇彼段時間內，嘛變一个氣口。「伊總是一直共我金金相，煞無愛行近我。我知影彼毋是因為伊無恰意我，只是伊無信任『恰意』這層代誌。」

第三擺，是沐聿牽念枝行佇駁岸邊的燈海中。沐聿猶無死心，共念枝講：「我毋知影你的心內到底有佹濟空位，毋過我願意共我的全部攬囷佇你遐。」念枝無啥物反應，干焦輕聲講：「你值得一个閤較愛你的人。」簿仔紙的彼一頁，嘛干焦寫一句話：「伊講伊毋是無愛，只是毋敢愛。」

施沐聿從來就毋捌因為予念枝拒絕所擺對念枝受氣，伊只是捎無頭擱，為啥物家己明明都真拍拚欲接近念枝，煞攬會予念枝想欲退後？

啊若鄭念枝，伊會佇沐聿毋知的時陣去失物招領中心砵砵讀彼本毋知是啥人寫的故事，予念枝喙合袂起來的是，簿仔紙內底的場景恰對話，竟然恰現實一模一樣。像伊的心意予人破解、予人預言，予人展開佇某乜一个看袂著的時間頂懸。

六、消失：

彼是一个咧欲夏至的下晡，教室內的電風kinn-kinn-kuāinn-kuāinn，窗外黃梔仔花的芳味一陣一陣飛入來。施沐聿用一張粉紅色的紙條寫：「放學了後，佇老所在等你。」佇紙條的下面閣畫一个小小的日頭，像伊一貫的笑容，毋過可能是筆咧欲無水的款，這蕊日頭並無平常時遐爾仔燦爛，顛倒紮一絲仔毋知欲按怎講的憂愁。鄭念枝規工攏惜心擘腹，一直咧算時間等放學。伊共頭毛重新縛兩改，然後趕緊走去圖書館後壁的彼个天台。伊倚佇遐，風共伊的裙吹甲幌來幌去，吹到伊的心嘛幌來幌去。伊已經等五分鐘、十五分鐘、四十五分鐘矣……沐聿攏無來。

伊開始敲電話，一通、兩通、三通，攏轉語音。伊傳訊息，毋過畫面攏無顯示「已讀」的標籤。伊跔落去，共面埋入伊的跤頭跌，一直到日頭光變暗，規座校園干焦賭烏欲轉去厝的叫聲，鑿人的耳。天台頂有一張予破碎的石頭砑牢的紙條，是念枝上熟似的字體：「有一寡仔愛情，無屬於任何人。」

隔工，施沐聿無來上課。繼落來的每一工，伊攏親像對這個世界蒸發全款。伊的手機仔按怎敲就是敲袂通，『Line』、『Instagram』的口座嘛攏無人應。伊的宿舍嘛鎖起來，桌仔頂干焦賭一本詩集，書名予人撈掉。連文學社的辦公室內，伊捌投稿過的詩嘛予人提掉，社團公告：「因為個人因素，施沐聿同學決定休學。」

無人知影伊到底是走去tueh，連導師嘛干焦講：「伊需要時間整理家己。」

鄭念枝走揣失物招領中心，想欲閣反出彼本紺色的簿仔紙。伊會記得伊捌預言個的一切，凡勢嘛有寫個兩人的結局。毋過厝仔是空的，甚至連簿仔紙捌存在的痕跡攏消失去矣。伊閣叫是講家己記毋著筆記的位置，毋過厝仔清氣甲若親像從來就毋捌予人園過物件。

一個人消失矣，一本簿仔紙嘛消失矣。毋過念枝知影，伊恰沐聿的故事，是真真正正存在過的。因為遐的話、彼寡仔沐聿捌講過的語句，猶清楚楚印佇念枝的腦海中。簿仔紙的故事，到這一頁，就好親像斷去矣。啊現實中的念枝，就從此陷入彼一日的黃昏中，念枝等袂著沐聿。

七、簿仔紙的名字：

時間這本曆日，沓沓仔予人勢啊勢，一頁一頁，攏親像無聲的落葉，一片一片，攏積佇鄭念枝的記持內底。伊無閣看見過施沐聿，彼个溫柔的查埔囡仔，就按呢對伊的生活拍毋見，像一首無寫了的詩，留下一逝關鍵的空白，予人強欲袂喘氣。伊開始搜家己留下的每一份紙本、每一个伊曾經無心影印的影本。一直到某一个禮拜，伊佇眠床下跤的篋仔中揣著矣，彼是伊佇簿仔紙出現了後偷偷影印的一份副本。當當念枝掀開後壁冊皮的時，伊頭一擺注意著，遐有一逝真淺的鉛筆字，敢若是有人袂記拭掉的痕跡。伊斟酌看到底頂懸寫啥：「筆者：蘇暮言（Soo Bōo-giân）。」伊毋捌聽過這個名，嘛毋捌見過有人按呢倚名。伊毋是施沐聿，毋是伊家己，嘛毋是伊熟似的任何一个人。

蘇暮言。這個名若親像夜色恰黃昏的交界，有一種詩意的沉靜。伊的腦海中閃過一个想法——敢會，這個簿仔紙原底就毋是屬於現實世界？敢會，伊是一个毋捌發生過的未來，煞流入現實世界？

伊開始重新讀這本簿仔紙。遐的對話、彼寡仔曖昧的細節恰和現實一模一樣的情景——哪有可能？彼無親像是虛構的故事，顛倒像預言。伊雄雄想起簿仔紙正面冊皮頂懸的一句話：「有一寡仔愛情，無屬於任何人。」無的確這份愛情，連命運都無願意祝福。

彼个叫蘇暮言的人，好親像是一个毋捌予人活出來的版本。伊可能是施沐聿的另外一種可能，是某乜一个選擇無仝路線後，孤單老去的影。伊嘛可能從來都毋捌存在過，煞用文字活甲比啥人閣較真。

念枝共影本抱咧，無講話。毋過伊煞感覺有啥物物件，佇時間的背面誠恬靜咧共伊睨。彼毋是鬼，嘛毋是命運，顛倒親像是一種深情的愛——迺過時間、空間恰身份，想欲講出喙的愛、煞予世界杳杳仔退件的愛。伊忽然知影，這本簿仔紙可能原底就毋是寫予任何人的。伊只是留予看有的人，啊終其尾伊真正看有矣。

捌、蔦去：

六月，校園像掀開上尾一頁的曆日，日頭光掖佇打馬膠路上，將回憶曝甲燒燙燙。畢業典禮的前一禮拜，鄭念枝孤一个行佇教學樓後壁的桂花樹跤，伊捌恰施沐聿佇遐做伙覷雨。

風足輕，但是花落甲真密，金黃的花瓣鋪滿跤邊的石砵，像一場無聲的告別儀式。伊tshih頭的時，一道細細的銀光閃爍佇花海中，敢若咧召喚啥物。彼是一枝萬年筆，烏色的筆身已經予人磨甲顯現出白色，筆尖斷去，像一枝失語的舌。

伊跔落去，輕輕仔拏起來——彼是施沐聿常在會用來寫詩的筆。記持中，伊捌講：「寫詩的時，我毋是我，是我想欲成做的彼个人。」彼種語氣輕甲親像是咧講耍笑，如今煞像遺書的註解。念枝倚佇桂花樹跤，手絀絀共萬年筆拏咧，心頭雄雄瀟入一種毋知影欲按怎講的疼。這種疼毋是尖銳的，顛倒是深沉的——親像沐聿彼寡仔予伊拒絕的失望眼神，一點一滴對時間的空縫倒流入來，共念枝拆食落腹。

簿仔紙的最後一頁，佇影本頂懸是空的。啥物攏無寫，親像是作者想欲寫，煞猶是無寫--lueh的結局。毋過伊知影，彼个結局無的確已經發生矣。

手機仔內，沐聿的號碼早就成做空號，社群口座嘛揣攏無，甚至連學校文學社的網站，嘛恬恬仔移除伊所有的詩作，連伊的名，嘛親像予一陣風刮走全款。有人講伊轉學，嘛有人講伊休學。毋過無人會當講出伊到底是去佗。干焦念枝知影，沐聿可能並無離開，只是伊選擇對家己的世界消失，安靜甲親像詩內底彼片最後並無寫出喙的月光。伊倚佇桂花樹跤，共目睷瞋瞋，輕聲仔喃：「沐聿，我嘛……捌恰意過你，只是……我……傷晏知影矣……。」大風對伊的背後吹，親像有人輕輕仔對後壁共伊攬一下，樹仔頂的最後一蕊桂花落落來，拄拄仔好落佇彼枝斷筆頂懸，為這段連開始都無的愛情，崁上詩意的句號。

念枝無哭甲四淋垂，只是感覺有啥物物件充滿目墘，彼毋是目屎，是回憶的珠淚，佇心肝頂恬恬仔huê落去。